

初次探訪拉內神父的回憶

黃克鏞¹

大約廿六年前，1979 年夏，我在德國慕尼黑初次探訪拉內神父；那次探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曾多次向朋友敘述那次探訪的經過，但以文字寫下來這還是第一次。

讓我先談一下那次探訪的背景，那時我正在羅馬額我略大學開始寫博士論文，題目是關於拉內的基督論，論文導師恰好是拉內前助理 Karl H. Neufeld，一名耶穌會神父；他是一位年輕教授，剛在巴黎耶穌會大學完成他的神學博士學位，被邀到額大當教授。我很幸運地，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班學生，論文題目又是關於他老師的神學，這位新來的教授自然非常熱衷，以全副精神指導我的論文。也是透過他的介紹，我才有機會在暑期到慕尼黑探訪拉內，向他請教一些有關論文的問題。

那天正是 9 月 4 日，下午三時，我帶著興奮和緊張的心情，到達慕尼黑耶穌會哲學院，進入拉內教授的辦公室。他寫的書我是看得多了，現在能初次目睹這位一代神學大師的風采，心中很是欣羨。拉內那時已是 75 歲，看起來是一位慈祥的長者。

¹ 本文作者：黃克鏞神父，本篤會會士，美國加州 New Camaldoli Hermitage 隱修士。為倫敦大學文學士及神學碩士，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，論文專門研究拉內基督論（*Logos-Symbol in the Christology of Karl Rahner*, Rome: LAS, 1984）。。

坐下後看到他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漫畫，是學生取笑他的作品。圖中看到拉內站著講神學課，坐席的學生大都表現莫名其妙的神情；在最後排的空中，也有天主聖神借著鴿子的形像在場，正在向在旁的學生問說：「他在講什麼？」大概聖神也聽不明白吧！

那時我剛學會了簡單的德語會話，現在要談論有關神學的問題，德文是太困難了；我便開始以英語發問，但拉內卻以德語回答說：「你若慢慢講，英語我是聽得懂的，但說不出來。你聽得懂拉丁文嗎？」幸好在修院時，我們的哲學課還是用拉丁文上的，現在要以拉丁文聽神學課，應該也沒有問題。當修士時我唸了多年的拉丁文，從未想到拉丁文原來是這麼「實用」的！那天我們便這樣以英語和拉丁文，一問一答地進行我們的談話。

我告訴拉內我正在額大寫博士論文，專門研究他的基督論，他笑著說：「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位年輕神父要在我的寫作上浪費時間！」我也告訴他誰是我的論文導師，當他一聽到 K. Neufeld 的名字時，便感到非常高興，因為拉內對他的前助理很有信心，認為我的論文是有了保障。我選的題目是：“Logos-Symbol in the Christology of Karl Rahner”。我告訴拉內寫這論文的目的，是因為他發表了不少有關基督論的文章，基督論是他的神學思想的主題，但似乎還未有構成一套整體的基督論。我的用意是嘗試透過「聖言」和「象徵」這兩個中心觀念，設法把拉內關於基督論的思想貫穿起來。按照額大的規則，學生提出的博士論文題目，除了論文導師外，尚須獲得另一位教授的審核通過。當時第二位教授對我的題目的評語是：我固然可以選這題目，但他認為「聖言」和「象徵」不見得是拉內

神學或基督論的主要觀念。我這次探訪的目的，也是爲了這評語而來，要向拉內請教，尤其願意聽聽他本人對「象徵」這觀念的意見。

首先，拉內聽到有人願意替他整理有關基督論的文章，把他不同時期的作品連貫起來，提供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基督論，他自然感到很高興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真後悔那時沒有邀請他本人親自做這綜合的工作，但轉念一想，這後悔也是不切實際的，因爲那位 75 歲的拉內，當時定會這樣回答：我年紀大了，沒有精力完成這工作。而且我寫作的目的，主要是爲了提出一些有啓發性的思想，引人思索；至於綜合的工作，讓別人去做吧！

對於「象徵」的觀念，拉內卻很感興趣，他說我選的題目非常恰當，「象徵」的確是他神學系統的一個中心觀念。他告訴我說：「在那本慶祝我 60 誕辰的紀念文集裡，我哥哥優果·拉內（Hugo Rahner）曾撰文指出：『象徵』的觀念將是我來日神學思想發展的一個中心觀念」²。拉內從書架上取那本書給我看。優果也是耶穌會士，是知名的教父神學家，他們二人曾一起在奧國茵士普魯克（Innsbruck）大學教授神學。

在繼續敘述拉內的談話前，讓我先向大家簡略介紹拉內的「象徵理論」。拉內把象徵分爲「次要」和「首要」兩種，「次要象徵」是一般由人指定的標記，如以天秤象徵公義；「首要象徵」也稱「實在象徵」（real symbol），指一物的「自我表達」，爲此，「實在象徵」包含著被表徵的事物的臨在。拉內指出，

² 參閱 Hugo Rahner, "Eucharisticon fraternitatis," in John B. Metz et al. (eds.), *Gott in Welt*, II (Freiburg: Herder, 1964), pp.895~899.

人的身體便是「實在象徵」最好的例子。身體是人的自我表達，使人具體地臨在和表現出來，並使人透過這身體和它的感官，能與外界的事物接觸。

在談話中，拉內指稱「象徵」的觀念可以綜合全部神學課題，對聖三論和基督論格外重要。他很贊成我把「聖言」和「象徵」這兩個觀念連在一起，因為聖言便是那沈默的父的言語、隱晦的父的「肖像」或「自我表達」；為此，「聖言」可以稱為父的「實在象徵」。在永恆的聖三裡，聖言是父內在的自我表達；降生奧蹟表示天主也藉著聖言向世界顯示自己，這是天主內在的自我表達向外的延續。為此，拉內同意希臘教父的神學思想，認為天主三位中，只有聖言可以降生成人，啓示隱晦的父。

拉內表示，有不少的信徒把基督的人性看作聖言降生時穿上的一件外衣，跟聖言只有一種外在的關係；他指出這是對降生意義的嚴重誤解。拉內認為，如同聖言是父的肖像或自我表達，基督的人性也是聖言的真像和自我表達。只有這樣，基督才可以告訴門徒說：「誰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」（若十四9）；拉內說，基督論可視作對這句經文的詮釋。假如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創造的，那麼，基督的人性便是這肖像的圓滿，是聖言在世界上真正的自我表達。基督在世時表現的仁愛、憐憫和寬恕等情懷，便是聖言的自我流露。因此，如同聖言是父的「實在象徵」，拉內也稱基督的人性是聖言的「實在象徵」。

現在我明白拉內的象徵理論應用在基督論時，可以避免有關基督的人性與聖言關係的外在解釋（extrinsicism），卻強調這人性便是聖言真正的自我表達。我好奇地問拉內說：「這種『自我表達』的思想，是否來自黑格爾哲學有關『絕對精神』（Absolute

Spirit) 的『自我分異』和『自我表達』的觀念？」

拉內回答說，他的象徵理論與黑格爾哲學思想有些相似，但指稱他本人的反思是來自關於耶穌聖心敬禮的討論。1950 年代時，教會內對於聖心敬禮的對象曾引起爭論，拉內象徵理論便是對那次爭論的回應和提出的貢獻³。拉內對我說：「聖心敬禮的對象便是耶穌血肉的心，這心屬於聖言降生的身體，可以接受最高的敬禮；但聖心敬禮真正的對象不限於這血肉的心，格外包含這心所象徵的基督對人類的無限仁愛。」如同身體是人的「實在象徵」，這心也是基督本人及祂的愛的「實在象徵」，包含著他本人和他無限仁愛的臨在。為此，拉內指出有關聖心敬禮對象的反思，才是他的象徵理論的來源。

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向拉內請教，我的論文導師提出，關於拉內神學思想來源的意見，主要可以分為兩派：一派主張拉內基本上是一位哲學家，但關心神學問題，遂把他的哲學思想應用到神學上去；另一派卻主張拉內主要是一位宗教家或靈修者，他有深刻的宗教經驗，同時對近日信仰和神學問題有濃厚的興趣，並以哲學作為思考和表達的工具；拉內認為超驗多瑪斯哲學是特別適合的工具。我的論文導師堅持第二派的意見，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。

但我也願意趁此機會向拉內本人請教這問題，拉內毫無疑問地贊同第二種意見，並指出他早期的著作是以靈修為主題

³ Karl Rahner, "The Theology of the Symbol," in Idem, *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*, vol. 4 (New York: Seabury, 1974), pp.221~252；這篇文章首次出版於 Augustine Bea et al. (eds.), *Cor Jesu*, I (Rome: Herder, 1959), pp.461~505.

的，或是關於依納爵靈修，或是有關教父和教會聖師的靈修⁴。他對聖心敬禮特別感到興趣，除了上述有關象徵的論文外，也寫了不少其他有關聖心敬禮的文章；聖心敬禮當時是耶穌會靈修的一個重要成分。由此可見，靈修經驗，尤其是耶穌會靈修，可說是拉內神學思想的發軔，哲學只是一種思考和表達的工具。

拉內談得津津有味，一口流利的拉丁語，使我想到他昔日以拉丁文講課的神情。這次與拉內談話對我的論文非常重要，一面可以更了解他的神學思想的真正來源，一面使我更有信心以「聖言」和「象徵」的觀念貫通他有關基督論的思想。數年後，當我準備把論文出版時，我請拉內替那本書作序；在〈序言〉中，拉內對我所作的綜合表示非常贊同和嘉許⁵：

「作者把這兩個觀念（「聖言」、「象徵」）合併起來，這是論文的特殊貢獻；透過這兩個觀念，作者一面對我的基督論提出一種創新的詮釋，一面把我有關基督論的不同觀點連貫起來……論文將我早期對聖心敬禮的反思引入基

⁴ 以下是一些拉內的早期靈修作品：“Le début d’une doctrine des cinq sens spirituels chez Origène?”, *Revue d’ascétique et de mystique*, 13(1932), pp.113~145 (以下簡作 RAM) ; “Cœur de Jésus’ chez Origène?”, *RAM* 14(1934), pp.171~174 ; “Der Begriff der ecstasis bei Bonaventura”, *Zeitschrift für Ascese und Mystik* 9(1934), pp.1~19 ; *Worte ins Schweigen* (Innsbruck: Felizian Rauch, 1938) ; K. Rahner & M. Viller, *Ascese und Mystik in der Väterzeit. Ein Abriss* (Freiburg: Herder, 1939).

⁵ Karl Rahner, “Foreword”, in Joseph H. Wong, *Logos-Symbol in the Christology of Karl Rahner* (Rome: LAS, 1984), pp. 6~7 ; 筆者自譯。拉內在 1983 年 12 月，逝世前數月，把〈序言〉寫好寄給我；相信那是他最後一次替別人寫序了。

督論的討論，這樣可以使我日後在滿斯特 (Münster) 大學及 *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* 所提供較為抽象的系統化基督論，顯得更豐富、更深入。」

談話結束後，拉內領我到耶穌會士的休息室喝咖啡。我心裏在想，現在我們是在喝咖啡，還要他老人家講拉丁語嗎？不行！於是我自告奮勇，開始以斷斷續續的德文跟他談話；同時下了很大決心，這一年要認真把德文學好，以便下次探訪時可以用德文跟他談論神學問題。喝咖啡閒談時，憶起剛才拉內提及他的哥哥優果，便向他提出一件趣事：「聽說你的哥哥優果曾告訴別人，在他退休後要把你寫的東西翻譯成德文；這是真的嗎？」拉內裝作認真地說：「不是！不是！我寫的正是道地的德文！」爲了不令他尷尬，我沒有告訴他，曾聽到一些德國學生說，他們寧願看拉內的英文或法文譯本，好過讀拉內的德文原著⁶。

在探訪拉內前，曾遇到一位菲律賓籍耶穌會神父，正在慕尼黑耶穌會哲學院寫博士論文。他給了我一個提示，說拉內喜歡吃中國菜，叫我試試請他吃晚飯；假如他答應的話，便表示他滿意我們的談話。於是我向拉內提出這邀請，他卻說：「我老了，身體又不好，工作也很忙！」我聽了大失所望。然後拉內拿出他的記事簿，看了一遍，抬頭說：「今天晚上怎麼樣？」我喜出望外地高呼：「Prima！好極了！」

我們便一起到慕尼黑舊城 Marien-Platz 一間很美的中國餐館吃晚飯，我也請了那位菲律賓神父一同去。吃飯時我們談得

⁶ 拉內的德文原著往往出現長達半頁或一整頁的句子；英文或法文譯本，一般會把這些很長的句子分成較短的句子。

很開心，拉內也問了不少有關中國和中國教會的問題。每當我的德文不夠用時，便以英語補上，好在他也聽得懂。結賬時，拉內出其不意地說：「你們是學生，沒有錢；讓我來付錢！」我看與他爭不過，只好說：「這樣也可以，但明年該由我付錢了！」我們二人便這樣約定，每年輪流付錢，直到我的論文完成為止。

每年探訪拉內的確獲益很大，不但使我更深入了解他的神學思想；更重要的是，當我研讀他的著作時，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困難了。多次發覺，對他的神學思想的了解，不是經思考得來的，卻好像透過一種第六感的溝通，直接領悟他的思想；這大概是我們彼此間的友誼帶來的結果吧。